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ZHANZHENG YU HE Ping

战争与和平

(上)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包志刚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ZHANZHENG YU HE Ping

战争与和平

(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包志刚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 上 / (俄) 列夫·托尔斯泰(Tolstoy, L. N.) 著;
包志刚译.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62-1
I. ①战… II. ①托… ②包…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291号

战争与和平. 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包志刚 译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 241002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64千

书 号: ISBN 978-7-5676-0062-1

定 价: 42.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11
第三部.....	205
第四部.....	298
第五部.....	352

第一部

“亲爱的公爵，卢加和热那亚现在成为波拿马家族的领地了。可是我要事先提醒您，倘若您曾经告诉我，在这里并没有发生过战争，倘若您还为这个基督徒的敌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和制造的各种恐怖辩护，我就和您断绝关系，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您也就不再如同你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忠实的仆人了。哦，您看我说的话把您吓着了吧，现在请坐下来我们再继续聊聊。”

以上的这段话是皇后身边的女官和皇后的心腹——爱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在一八〇五年七月接待她的首位前来参加晚宴的达官富人瓦西里公爵时所说的。

公爵答道：“上帝啊，这是一次多么严厉的责怪啊！”他并没有因受到这样的接待而感到不安。他身上穿着绣花的礼服、类似于短靴的皮鞋和一双长筒袜，在他的胸前佩戴着几枚勋章，那张扁平的脸上流露着一种轻松、愉快的表情。

他的声音是如此的宽厚温和，而且他的法语说得如此优雅，由于我们的祖先不仅是用法语来说话的，而且是通过它来思考的，而且那种腔调又是一个在宫廷和社交界中阅历深厚的重要人士所不可以缺少的。现在他走到爱娜面前，低下了他那颗喷洒过香水的闪闪发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随后悠闲地坐到爱娜身边的沙发上，和爱娜攀谈了起来。

瓦西里谈话总是慢吞吞的，就如同在说古老戏剧中的台词。不一样的是爱娜已快四十了，却依然充满了活力和激情。成为一个充满着激情的女子让她得到了一个好的社会地位。尽管她有的时候并不是十分喜欢这样做，可为了不辜负那些熟知她的人们的希望，她还是表现得爱做一个热心人。即使常常流露在她脸上的冷漠的笑容和她憔悴的面容并不十分相衬，可就如同所有被娇生惯养的孩子所表现的那样，她也知道自

己会有一些微小的缺点，可是她既不想、也不愿而且觉得也没有需要去矫正。

“倘若派您去，而并非是让这个可爱的沃斯格罗德去的话，我认为您会一举成名的。”公爵微笑着说道，“由于您是那样的能言善辩。劳驾可以给我些茶吗？”

“立刻就给您拿来。顺便说一下，”她又平静下来补充了一下道，“今天将会有两位十分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现在的他借助洛贺家族和法国最优秀的家族之一——马拉希家族结成了亲戚。他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侨民。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父。这位思想深邃的人您认识吗？当今的皇帝可是接见过他的，您知道吗？”

“啊！我将为认识他们感到十分高兴，”公爵说，“请告诉我。”他补充问道，好像他刚刚才想起什么似的，对想要问的事情，也就是为了今天拜访的主要目的，装得漫不经心的样子，“据说太后好像是有意任命弗科男爵为驻维也纳的一等秘书的可能，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男爵如同无能的泛泛之辈。”瓦西里公爵想为他的儿子争取到这个职位，却有人却千方百计地想通过玛丽亚·费奥多想让罗夫娜太后使男爵获得这个职位。

爱娜的眼睛微微闭上了，好像在暗示不管是谁，都不能判定出太后想做什么或者是喜欢做什么。

“现在推荐弗科男爵的那个人是太后的妹妹。”她用一种冷冰冰的语气说道，脸上带着悲哀的表情。当爱娜说道太后时，她脸上顿时流露出一种对太后的无限的尊敬和忠诚，可是却隐约掺杂着一点哀愁，每当谈话中谈到自己的这位崇高的庇护者时，她总是流露出一种如此的表情。她对公爵说太后陛下十分尊敬弗科男爵，随后她又立刻显现出一种哀愁的神情。

公爵没有再继续说下去，神情却十分冷淡。爱娜以她所特有的那种宫廷女官的机智和灵敏想适时地抨击一下公爵——这样或许可以给他一些安慰吧，由于他胆敢那样放肆地批评推荐给太后的人。

“现在给我谈谈您的家庭，好吗？”她说道，“您知道吗，自从您的女儿进行社交露面以来，给整个社交界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快乐，大家都认为她十分美丽迷人。”

为了表示谢意和尊敬，公爵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常有这种想法，”稍稍沉默之后，爱娜把身子凑近了公爵，并露出一一种温柔的笑脸，好像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政治、社交方面的话题结束了，而现在大家应该开始推心置腹地聊天了。“幸福有时在生活中

安排得不是那么公平。你看看吧命运为何将两个出色的孩子赐予你。”她扬了扬眉头，插了这么一句，“您比任何人都珍惜他们，因而不配当他们的爸爸，他们是如此迷人。”

说完，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有什么办法呢，拉瓦特^[1]说我没有拥有父爱的天赋。”公爵说道。

“现在请不要再开玩笑。由于我想和您认真谈一谈，您知道吗，您的小儿子并不让我十分满意。我只是想告诉您，当我们在太后陛下那里提起他的时候，都对您表示惋惜……”

公爵没有作任何回答，可她却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瓦西里公爵皱了一下眉头。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他终于说道，“您知道，他们两个都成了笨蛋，可我却为了他们的教育做了应该身为父亲所做的一切。伊波利特起码还是个安分守己的笨蛋，而阿纳托利却总是惹是生非。他们两个仅仅这点不一样。”他说道，比平时更加不自然而且更加亢奋地微笑着，同时嘴角边形成明显的令人感到不快的粗鲁的褶皱。

“如同您这种人为何要有孩子呢？倘若您不是身为父亲，就没有丝毫可以责怪您的理由了，”爱娜说道，好像是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由于我是您的忠实奴仆，因而我只对您一个人说，那些孩子是我全部的负担。因而我必须背负起这副十字架。我只能这样对自己解释。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默不作声，好像想用手势表示着自己对残酷命运的服从。

爱娜沉思了起来。

“您从来没有考虑过给自己那放荡的儿子阿纳托利娶一门亲的事吗？”她问道，“人们都说老处女是那么的热衷于给人做媒。可是我还没觉得自己有这个弱点，现在我相识了一个女孩，她和自己的父亲一起生活，十分不幸。她是我一个亲戚，博尔孔斯基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没有作任何回答，可他以上流社会人士所具有的独特的敏捷的思考和灵活的头脑，在记忆中卖力地搜索着，明显说明他已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您知道吗？阿纳托利每年都要花掉我四万卢布，”他说道，他还难以抑制抑郁的心情。他沉默了起来。

“倘若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五年后会怎么样呢？这就是做父亲的好

[1] 拉法特：疑指瑞士作家Johann Caspar(1741—1801)。

处。您的那位公爵小姐富有吗？”

“她父亲十分有钱，不过很吝啬。他在乡下居住。您知道吗，这位大名鼎鼎的博尔孔斯基公爵在先帝在位的时候就已经退职了，外号叫普鲁士国王。这个人很聪慧，不过性格有些孤僻，不容易相处。这个让人怜惜的姑娘十分不幸。她的哥哥，不久前刚和丽莎美尼结婚。现在给库图佐夫当副官，今天正好也要到我这儿来。”

“听我说，亲爱的安内特，”公爵突然握住交谈者的手，而且不知何故把它往下压，“请帮我办成这件事，我将永远是您最忠实的仆人（就如同我的管家给我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她出身名门，而且富有。这些正是我所需要的。”

他以他独有的优雅、亲昵、灵活的动作抓过女官的手，亲吻了一下，随后又握住摇了摇，随后松开了她的手，坐到扶手椅里，眼睛向别处望着。

“等一等，”爱娜认真地思索着说道，“我今天就可以和丽莎谈话。或许这件事是可以办成的。您瞧瞧现在我已经你们的家庭里开始学做那些老处女的营生方式了。”

二

现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人都逐渐地来赴会了，爱娜客厅里的客人现在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即使年龄和性格不同，可是他们生活在一样的环境中；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也来了，不过她是来接自己的父亲的，随后可以使得他们可以一起去参加大使的招待会。她的胸前佩戴着花字奖章^[1]，穿着一身漂亮的晚礼服。还有那个彼得堡最迷人、年轻、娇小、知名的小博尔孔斯维卡公爵夫人也来了。那个女孩是去年冬天出嫁的，不过现在她已经怀孕了，由于有孕在身，现在不是常常在社交场合露面了，只是偶尔会参加一些场面不大的晚会。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和他推荐的莫特马尔也来了，在此之外来参加晚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父以及其他很多人。

“我想你们还没见过我的姨母吧？”爱娜对来宾们说，随后一本正经地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领到一个头上扎着高高大大的蝴蝶结、同时刚刚

[1] 沙俄时期，俄国皇后颁发给毕业成绩优秀的中学女生的花字奖章。

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的显得雍容华贵的小老太太跟前。爱娜向姨母介绍着每个人的名字，而且慢慢把目光从客人身上移向姨母，随后就走开了。

全部的客人都经过了向这个没有人感兴趣、而且谁也不认识的姨妈问好的仪式。爱娜用庄重、忧郁的表情注视着他们，在心中表现出对他们沉默的赞许。爱娜的姨母对每个人都用同样的语言来讨论他们的健康，她自己的以及太后陛下的健康：“感谢上帝，现在太后的身体痊愈了。”那些来到她面前的人，出于礼貌的态度，因而都不得不装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随后好像是怀着完成了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之后的轻松心情远离了这个恶心的老太太，随后就会决定这一晚上再也不会到她的身旁去了。

年轻的小博尔孔斯维卡公爵夫人出现了，她那手中的那个金线绣成的丝绒手袋里还装着自己的一些针线活。她那张红润的而且长着隐约可见的细细小小的绒毛的上唇稍稍显得短了一些，可是当它翘起或者和下唇闭合时却显得那么娇美。如同那些魅力十足的女人一样，她的短上唇和微微张开的小口这个小小的缺陷却好像也成了她独有的一种美。在场的大多数的人都怀着愉悦的心情看着这个健康、漂亮而又充满活力的准母亲，由于她是那么轻松地承受着怀孕的重担。老年人以及忧郁、烦闷的年轻人坐在她身边一会儿，聊聊天，如同也就可以变得和她心情一样的舒畅了。当人们和她谈话时，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让人看见她那开朗的笑容和偶尔时露出的洁白的牙齿，这个时候人们也就会感觉自己今天也是那么的十分可爱，而且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这个提着针线包的娇小的公爵夫人，迈着自己细碎敏捷的步子走过桌子，坐在靠近银茶几的沙发上，高兴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裙，如同不管她做什么对她旁边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乐趣。

“你们看看我随身带来了自己的针线活，”她一边对大家说着一边打开了自己的手提包。

“您看，安内特，之后别再跟我开这种可恶的玩笑了，”她对女主人说，“我收到您的来信说，您可是要只举办一个小型晚会。您瞧我这身打扮，真是羞死了。”

她摊开手让人看她那身淡灰色带花边显得十分别致的连衣裙，在她的衣服胸前下面的部分扎着一条宽边的丝带。

“放心吧，丽莎，现在您就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您总是那个最漂亮的。”爱娜回答道。

“可是我的丈夫立刻要面临死亡，他要离开我而去了，您知道

吗？”她以相同的语调对一位将军说。“您可以告诉我吗，为何要有这场可恶的战争？”她面向瓦西里公爵，好像等不及对方回答，又转向瓦西里公爵美丽的女儿海伦。

“您看看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是一位多么可爱的女士啊。”瓦西里公爵小声地对爱娜说。

在娇小的公爵夫人后面，走进了一个身材彪悍可略有些发胖的年轻人，他梳着平头的发型，戴着一副眼镜，身上穿着当时时髦的浅色裤子、有着高高的硬领的衬衫和褐色的燕尾服。走进来的这个胖胖的年轻人是鼎鼎有名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达官、现在住在莫斯科却即将去世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这可是他头一次参加莫斯科的社交活动，他刚从国外受教育学习回来，而且还没在任何一个地方开始工作。爱娜对他点头表示欢迎，这是她对进入她的社交生活里最低一级的人物的一种礼节性的招呼。尽管这个礼遇不高，可爱娜一看到皮埃尔进来，脸上就显现出一种惊恐和忐忑不安的神情，好像看见了一个什么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庞大物一样。事实上，皮埃尔仅仅比屋里其他的男人稍微高大一些，爱娜的这种恐惧只不过是看到了他的和大家不一样——那种敏锐、腼腆、聪慧而又自然的目光时而产生的。

“皮埃尔先生，您能来看望我这个使人生怜的病人真是太好了，”爱娜对他说，并领他来到她的姨母面前，惊恐地和她交换了一个眼色。皮埃尔嘟囔了一句令人听不清楚的话，继续用自己的目光寻找着什么。他如同对待亲近的友人那样，向娇小的公爵夫人行礼，露出一脸高兴的微笑，随后走近了爱娜的姨母。爱娜的惊慌失措不是没道理的，因为皮埃尔在还没听完姨母关于太后健康状况的话的时候就从她身边离开了。爱娜感到有点不知所措，赶忙用话来拦阻他：

“莫里约神父是个十分有趣的人，难道您不认识他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是的，我已经听说过关于他的永久和平的计划，十分有意思，可未必可能……”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爱娜问道，她本想再聊些什么，随后再去尽自己作为主人的责任，可，皮埃尔又做了一件十分不礼貌、一反常态的事。先前只是还没听完对话者的话就走开了，这次，他却是用自己的话把想要离开他的交谈者给拦了下来。他俯下了自己的头，将双脚叉开，好像用行动开始对爱娜证明，莫里约神父的计划为何是不现实的空想。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爱娜微笑着说道。

在摆脱开这个生活一点也不会自理的年轻人之后，爱娜又回头去尽女主人的职责，她继续听着，同时仔细看着，一旦哪儿出现冷场，立刻到哪儿去帮忙。她就如同一个纺纱厂的主人那样，把员工分派到各个岗位上之后，在工厂里走来走去，只要发现哪儿的梭子停止工作，或者出现不一样的噪音，就立刻赶过去，让它继续工作或让它恢复正常运转。爱娜就是以这样的状态在自己的客厅里不停地来回走动，随后走近那些寂寞无声或者讲话人太多的人群面前，随后说上一句话，或者是把人调换一下，以便能够让这台谈话机器又平稳体面地运作起来。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得出，她在为这些事操心的同时，也对皮埃尔分外担心。皮埃尔凑到一些围在蒙塔冯身旁谈话的人那儿去，随后又离开他们转向另一些听神父高谈阔论的人们，爱娜一直都在关切地注意看他的种种行径。对于皮埃尔这个在国外受教育的人来讲，爱娜的这个晚会是他在俄罗斯所亲眼目睹并亲自参加的第一个晚会。他还知道全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集中在这里，他就如同置身于玩具店里的孩子那样，眼花缭乱，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他一直担心会漏掉他所能听到的充满智慧的谈话。他默默地望着那些集合在这里表情自信的、文雅的人们的面孔，好像他一直在等待着能够听到一些高深的明智的话。在最后，他走到莫里约那里。可能是由于他觉得这里的谈话十分有趣，因而他停了下来，就如同所有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静静地等待着时机，以便说出自己的看法。

三

现在爱娜的晚会气氛慢慢地活跃起来了。

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台纺车的梭子从四面八方开始一刻不停地匀速地直直地转。好像仅有姨妈是例外，由于在她的身旁只坐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且她瘦弱的脸如同哭过的一样，和这个光彩照人的圈子显得那么格格不入。这个圈子由三个组组成。其中一个组里男人占多数，那个神父是他们的中心人物；另一组都十分年轻，以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海伦公爵小姐和漂亮、满面红光、由于年轻而看上去太过丰满的娇小的博尔孔斯维卡公爵夫人作为中心；莫特马尔和爱娜在第三组。

莫特马尔公爵是一个举止柔和，面部显得清秀的年轻人。明显他认为自己是多么声名显赫，可是，为了看上去有教养，他在自己的那个社

交圈子里，总是表现得谦逊又十分随和。爱娜明显已经借助他招待了自己的客人了。就像一个餐厅领班给客人端上一块上好的牛肉时，可，倘若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看见它，一定没有人会想吃的。爱娜今晚先是把子爵随后又把神父当做一道极为精致的餐点端上来款待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莫特马尔那一组当时讨论的是昂吉安公爵^[1]被杀的事。子爵说昂吉安公爵是由于自己太过宽容而被杀，并说波拿马生气是有特殊原因的。

“啊！子爵！是的，您快点讲给我们听吧，”爱娜说道，她十分高兴地感到这句话可以使人想起了可怜的路易十五。子爵谦虚而有礼地微笑了一下，低头浅浅地鞠了一躬，表示听从。爱娜让客人都围着子爵，并请大家仔细地听他讲。

“子爵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爱娜对一位客人轻声地说道；“子爵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她又开始对另一个人轻声说；“现在你立刻就会看得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她又对第三个人说；子爵就这样以最优雅、对他有利的方式如同一盘带青菜的热气腾腾的牛排一样被端给这群人。

子爵含蓄地微笑了一下，随后就想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快到这里来，亲爱的海伦。”爱娜对身为另一组的中心人物而且是坐在稍远一点的位置上的那个美丽的公爵小姐说。

公爵小姐海伦微笑着站起身来，这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当她从走进客厅时起就挂着那么一样的笑容。她那点缀着毛绒饰品的白色礼服由于摩擦发出了一些细微的响声，她有着雪白的双肩，她的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加上钻石显得闪闪发光，她从那些为她让出一条路的男人中间径直地走了过去，可是她的眼睛却没有看着任何人，可又是对全部的人都给予她的微笑，好像大方地赐予每个人以一种欣赏她那双丰满的双肩、曼妙的身材、还有她那按时尚装束袒露的背和胸的权力，她的进入好像给晚会带来了不少光彩。由于海伦是那么美，以至于在她身上人们不会看不到一点妩媚的样子，相反她好像为自己那过于强烈而又不容置疑、令人神魂颠倒的美貌感到那么羞愧至极，感觉她如同做不到减少自己美貌的魅力。

“她是多么漂亮啊！”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说。当她在

[1] 昂吉安公爵（1772—1804），波旁王朝的代表人物，十九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曾参加孔德领导的流亡国外的反革命军队。一八〇四年被拿破仑逮捕并判以死刑。

子爵前面坐下并露出自己那种不变的微笑的时候，子爵好像被什么非比寻常的东西惊呆了，悄悄地耸一耸肩，随后收了自己的目光。

“女士，我现在真担心我不能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讲话，”他微笑着对海伦说，并埋下了头。

可是公爵小姐认为没必要说什么，她将自己一只裸露的丰腴手臂支在了小桌上。她微笑地等待着。在整个谈话期间，她都是那么笔直地坐着，时而看一下自己那稍微靠在桌上的丰满漂亮的手臂，时而又会瞧瞧自己那迷人的胸脯，随后不时地摆弄一下钻石项链，而且几次将衣服上的褶皱扯平。每次当故事讲到引人入胜的地方时，她就会瞧一眼爱娜，并立刻现出和女官脸上相和的表情，随后瞬间又安静下来，可依然笑容灿烂。此时娇小的公爵夫人在海伦之后也从茶几那边走了过来。

“等等，我现在来拿我的针线活，”她小声说，“您这是怎么啦？您在想什么？”她询问伊波利特公爵，“可以把我的手提包拿来吗？”

公爵夫人微笑着和大家交谈，可是突然间换了个地方坐下来，当她坐好后，显得十分愉快地整理一下衣服。

“我现在觉得我十分好，”她一边说，一边开始干着手中的活，并请求子爵继续往下讲。

伊波利特公爵把手提包拿来后，也跟着走了过来，她把扶手椅搬到离她近些的位置，随后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伊波利特和他美丽迷人的妹妹长得是那么相似，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外表几乎一模一样，他却显得那么愚蠢。他的面庞和妹妹的一样，可她是那么的自信满满、乐观、充满青春活力，还有她那不曾改变的微笑以及非常少见的、带着一种古典式的优美体态，让她显得美艳动人。一样是那张脸，哥哥却相反，可是却总是表现出一种自满自足而且又怨天尤人的样子和一副愚昧的神情。他的身体是那么瘦弱，眼睛、嘴、鼻子，一切都挤在了一块，如同在做着莫名其妙的鬼脸，而他手脚摆放的姿势总是那么生硬。

“你们在讲的是不是关于幽灵的故事？”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公爵夫人身旁坐下，随后赶忙拿起他的长柄眼镜，如同他没这个东西就不能开口说话似的。

“我们根本不是，”那个讲话人惊奇地耸耸肩膀说。

“可是问题是我十分厌恶关于幽灵的故事，”伊波利特公爵说。从他讲话的腔调不难看出，他是等到自己说出这些话之后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他讲话时所表现出的那股自信的神情，使得谁也弄不清楚，他说的

话到底是自己过于聪慧，或者是过于愚昧。他腿上穿了一条裤子，上身则穿的是一件墨绿色的燕尾服，他的脚上穿着长筒靴和一双浅色的皮鞋。

莫特马尔子爵讲述了当时十分流传的一个故事，是说昂吉安公爵偷偷地到巴黎去和女演员乔治^[1]幽会，在那里遇到了同样受到著名女演员青睐的波拿马。在和公爵相遇后，波拿马突然犯了昏厥病晕倒了，这样一来，他就处于公爵的掌控之中了，可是公爵没有把握好时机，后来波拿马却处死了公爵，以此来回报公爵的宽宏大量。

故事讲得十分有趣而且十分动听，特别是讲到当情敌突然认出了对方的时候，女士们都听得激动不已。

“太妙了！”爱娜说道，并以询问的表情回头瞅瞅娇小的公爵夫人。

“的确是十分不错，”那个娇小的公爵夫人小声地说道，她把自己的针扎进毛线里，好像想以此来表明这有趣动听的故事使得她连活儿都做不下去了。

讲故事的子爵十分珍惜这无声的夸赞，表示感激地微笑了一下，随后就继续讲下去。可爱娜却目不转睛地盯着的那个随时都会使她感到害怕的年轻人，由于此时他正激烈、高声地和神父讨论着什么，于是她连忙地赶去支援那个已经十分危险的地方。确实，皮埃尔最后还是和神父谈起了有关一些政治平衡的问题了。而神父看起来也对这个年轻人朴实的激情产生了兴趣，同时也对他讲述起自己支持的主张。现在的两人都过于兴致勃勃的、显得那么旁若无人地讨论着，而爱娜所不喜欢的正是他们这个状态。“只有通过手段才能实现欧洲民权和均势，”神父说，“只要有一个如同俄罗斯这样的强国，以野蛮而闻名，出来无私地领导以欧洲均势为宗旨的联盟，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世界的救星。”“您怎样找到那个意大利人的，他对这里的气候是不是适应？”这时意大利人的表情突然变了，脸上露出一种受了委屈一样、十分做作的温柔表情，明显不难发现这是他和女人谈话时惯有的表情。

“我觉得我十分有幸被接纳到这个团体中来，我深深地被它，特别是那些女士们的非凡智慧和教养所倾倒，因而还顾不上考虑气候如何。”他淡淡地回答道。

[1] 乔治小姐是当时法国著名的悲剧演员，做过拿破仑的情妇。一八〇八年，她去彼得堡，获得成功，就在那时，娜塔莎在海伦的客厅中听到她的朗诵。

另一边的爱娜为了便于观察，再不放任神父和皮埃尔单独在一起，而是让他们也加入到大家的这个大圈子中来。

此时，一位新的客人走进客厅。这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就是那个小巧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博尔孔斯基公爵个头不高、表情严肃清秀，看上去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年轻人。可是他身上的一切，从充满倦怠而且烦闷的目光，一直到缓慢、从容的步履，都和他那个小巧活泼的妻子对比鲜明。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仅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而且对他们是感到那么厌恶，以致看他们甚至听他们讲话都让他感到索然无味。在所有这些都令他感到索然无味的人中，好像他妻子俏丽的面孔几乎是最令他厌倦的。那种一脸的苦相破坏了他美丽的容颜，他把自己的脸转过去不看她。随后眯起眼睛扫视这群人，随后草草地亲了一下爱娜的手背。

“您立刻要去打仗吗，公爵？”爱娜问道。

“库图佐夫将军想让我去给他当副官。”安德烈把“佐夫”这个音节说得如同法国人一样的重。

“那么，您的妻子丽莎在您离开后要怎么办？”

“她将会去乡下。”

“您难道忍心把您这么漂亮的妻子从我们这夺走？”

“安德烈，子爵给我们讲了一个多么有意思的关于乔治小姐和波拿马的故事啊！”他妻子用和旁人说话时那种惯用的对人卖弄的腔调对丈夫说。

安德烈公爵转身去紧紧地眯了一下眼睛。从安德烈公爵刚走进客厅开始，皮埃尔那愉悦友善的目光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随后他走到了公爵地跟前，把他的手拉了起来。安德烈公爵没有回头看，脸上却皱着眉露出一脸的苦相，好像是对有人碰他的手表示不满，可一看见皮埃尔那张笑眯眯的面孔，他的脸上又顿时显现出友善愉快的微笑。

“噢！现在连你也有社交生活了！”他对皮埃尔说。

“我就知道您会来。”皮埃尔回答道，“我可不可以到您那里去吃晚饭？”为了不打扰子爵继续讲故事的声音，他又轻声地补充道。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笑着握住皮埃尔的手，好让他知道，这根本上是不需要问的。他还要说什么，可此时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女儿一起站起来了，因而男人们也都要站起来给他们让路。

“我最最亲爱的子爵，请您原谅我好吗，”瓦西里公爵对那个法国人讲，温柔地把他的衣袖向下扯了一下，让他起立。“大使这个倒霉的招待会不仅已经剥夺了我的快乐，而且也打断了你的话。离开您这个让

人痴迷的晚会真的让我感到十分难过。”他对爱娜说道。

他的女儿，公爵小姐海伦轻轻提起衣裙，从椅子中间走了过去，笑容使她美丽动人的面庞更加光彩迷人。而当她经过皮埃尔身边时，他几乎是用一种兴奋的、惊喜的目光看着她。

“她真漂亮。”安德烈公爵说。

“是的。”皮埃尔随后说道。

瓦西里公爵走过皮埃尔身边时，抓起了他的手，随后转过身对爱娜说：

“您现在一定要帮我教导一下这头熊，”他说，“看，他已经在我那住了一个月了，可我这是在社交场合第一次见到他。可能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能和聪慧的女人交往更加重要了。”

四

爱娜知道皮埃尔的爸爸和瓦西里是亲戚，于是她微笑了一下，而且答应他照顾皮埃尔。此时先前坐在姨母身边的那个老夫人赶快站了起来，同时在前厅里追上了瓦西里公爵。此刻她脸上原本装出的那种兴致消失殆尽了。还有她的那张善良好像是哭过的脸上只剩下了恐惧和不安。

“公爵，我的鲍里斯的事您说要怎么办才好呀？”当她在前厅里追上他时说道，“我到底能给我那可怜的孩子带去什么消息呢？我现在几乎无法再在彼得堡待下去了。”

尽管瓦西里公爵十分不情愿地、而且是近乎是无礼地听着这个老夫人说话，甚至他表现出了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可她仍然对他显得是那么温柔地微笑着，而且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好让他走不掉。

“我知道对您而言，在君主面前说上一句话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对他而言，他就可以被直接调到近卫军去了。”她苦苦地央求道。

“我一定会尽力的，公爵夫人，请您相信我。”瓦西里公爵回答道，“可是我十分难向君主提出任何请求；我限制倒是建议您应该借助格里契公爵的关系去找一下卢米茨弗，这样做会显得更加明智一些。”

老妇人是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她出身俄国的一个名门望族，可是她由于贫穷的缘故，早已脱离了上流社会，而且过去的关系也都不在了。她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把她唯一的儿子安排到近卫军里去。为了见到

瓦西里公爵，她才不请自来地参加爱娜的晚会；而且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她才听子爵讲故事。瓦西里公爵的话让她大为震惊。在她那张昔日俏丽的脸上流露出愤恨的表情。可这个表情仅仅持续了一瞬间，她又一次恢复了微笑，而且更紧地抓住了瓦西里公爵的手。

“请您务必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没恳求过您，今后再也不会来求您，您要知道我也从来没向您提起我父亲对您的情谊。可是现在，请您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求您帮帮我儿子吧，我一定会把您当成我的恩人。”她赶忙补充道，“请您答应我您不会生气，之前我求过格里契，可被他拒绝了，现在请您如同过去那样发发善心吧。”她说，眼里已经充满了泪水，可是她还是那么尽力微笑着。

“爸爸，我们立刻要迟到了。”在门口等着的公爵小姐海伦转过自己那长在富有古典美的双肩漂亮的头说道。权势是在上流社会生存的重要资本，因而必须珍惜，让它不会轻易消失。瓦西里公爵深知这一点。他肯定地认为，倘若他替每个向他提出请求的人去求情，那么，过不了多久，他就不能为自己请求什么了，因而他十分少利用自己的权力。可是在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这件事上，特别是当她恳求过他多次之后，他的良心却有些不安起来。由于她提到的一点是实情：他在仕途上刚刚起步时，多亏她父亲的大力帮助。此外，可以从采用的方法上他依据看到，作为她这样的一种女人，特别是作为母亲的女人，一旦在她们头脑中打定了什么主意，在她们实现愿望之前她们是绝对不会罢休的。否则的话，她们甚至会无理取闹，而且没日没夜地缠着您的。这第二点的考虑使他动摇了。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用自己惯有的亲昵却冷淡的语气说，“对于我来说要让我做到您想要我做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了让您知道我多么怀念和爱您已经去世的父亲，我想我要尽力办到这件对我来说不可能的事：我向您保证把您的儿子调到近卫军去。这样会您觉得满意了吗？”

“亲爱的，您真是一个好心人！我想您心肠十分好，一定会为我这样做的。”

他现在正想走去参加他的下一个宴会。

“请您等一下，我还有两句话想说。那要到什么时候呢……”她犹豫了一下，“您和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的关系不错，那么就请把鲍里斯推荐给他作副官吧，那样我就可以放心了，那时就……”

瓦西里公爵微笑了一下。